森丑之助與泰雅族醫師樂信·瓦旦(Losin Wadan)的故事—追求和平共生之道

The Story of Mori Ushinosuke and Atayal Physician Losin Wadan: to Pursue the Way of Peaceful Coexistence

范燕秋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
Fan, Yen-Chiou　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, NTN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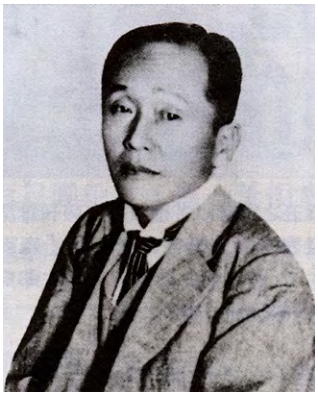
前言：從一則祭文談起

「恭敬地在森老師的靈前報告，這正是大正十五年七月初旬，雖然聽聞您失蹤的消息，總認為您何時應該再回來吧！然而，終究從您的遺物，瞭解您已成為汪洋大海中的人了。…

大正十五年八月四日。泰雅族總代。渡井三郎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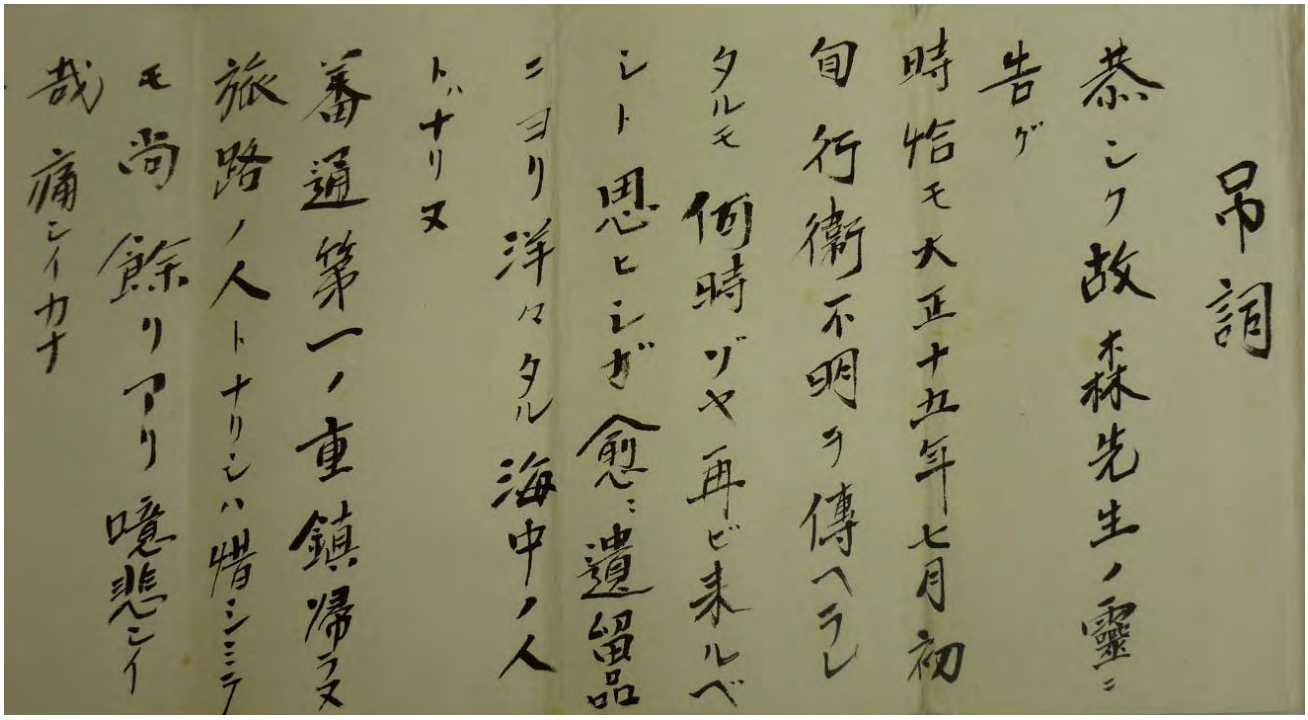
以上祭文的對象「森老師」，就是日治初期重要的人類學家森丑之助，他自18歲來台(1895)之後，全然奉獻在臺灣原住民族調查研究，至50歲突然結束生命為止。現今，凡研究日治臺灣人類學、或者臺灣博物館發展者，對於這位傳奇人物「森丑之助」(1877—1926、以下簡稱：森氏)都不陌生。不過，森氏的歷史地位曾經長期被埋沒；原因除了他沒有學位，個性耿直，在當時受到刻意的排擠與忽視之外，也是因他未及將大部分調查成果著書成冊，即抱恨投海自盡(宋文薰、楊南郡評析)。1990年代，日本及臺灣學界開始發掘森氏的史料，重建他的歷史地位；2000年楊南郡出版《生蕃行腳—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》，讓世人得以完整認識這位特立獨行的臺灣原住民研究先驅。

樂信瓦旦攝於1926年


森丑之助

以上祭文所提的，即是森氏離奇的死亡一事。1926年7月3日，森氏搭乘日臺航路「笠戶丸」返回日本的途中，7月4日離奇失蹤；但從船上所遺留的物品，官方判定他是跳海自殺了。森氏的喪禮是在8月4日舉行，這則署名為泰雅族總代「渡井三郎」的祭文，應該就是為了這個場合。由於森氏在生前以真誠獲得原住民族的敬重，泰雅族代表書寫的祭文，並非難以理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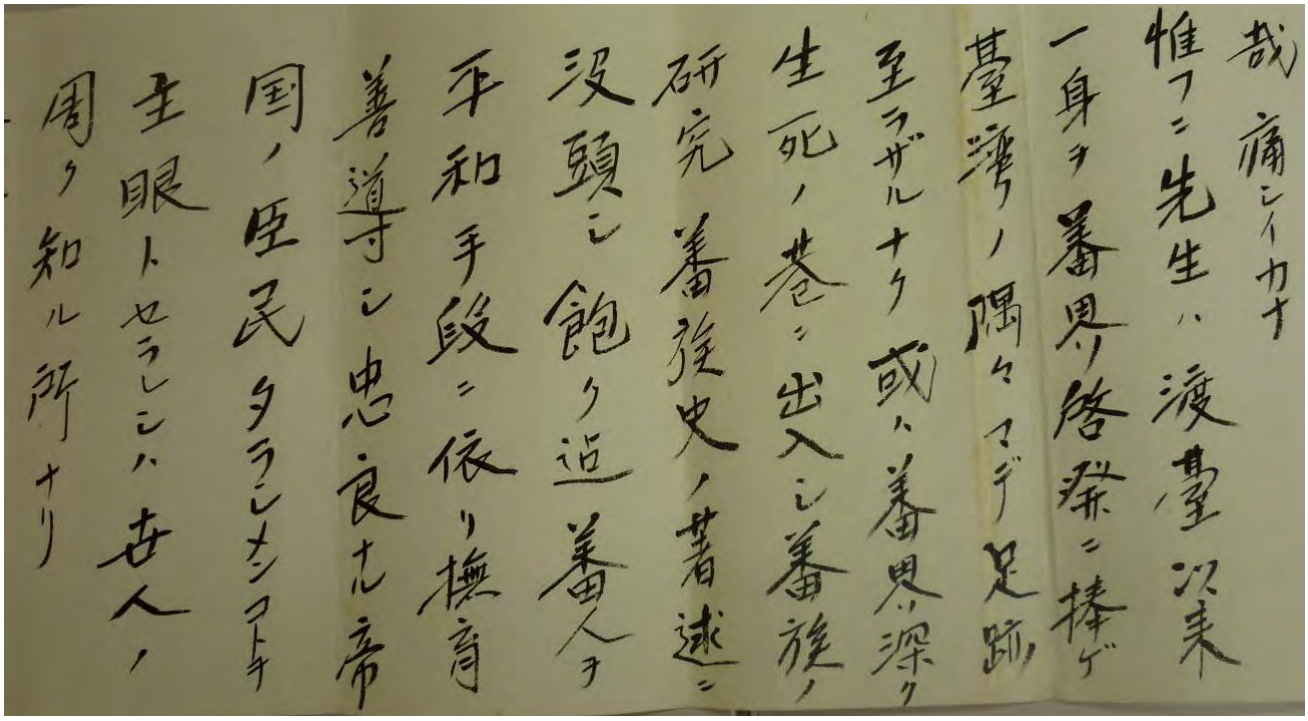
不過，這件祭文仍引發不少值得深究的問題，首先，就祭文的書寫者，這位日本名為「渡井三郎」的泰雅族總代是誰？他與森氏有何關係？其次，就祭文內容與意義，究竟祭文的內容重點為何？以及從原住民族的立場，對於森氏之死所傳達的訊息。再者，就祭文的發現，這件最初出現於森氏喪禮的祭文，其後長期由森氏家屬保存，至2010年因博物館的一項調查計畫，重新發現它的存在，距離它當初出現



吊詞

恭シク故森先生ノ靈ニ
告ゲ
時恰モ大正十五年七月初
旬行衛不明ヲ傳ヘラレ
タルモ何時ゾヤ再ビ来ルベ
シト思ヒシガ愈〻遺留品
ニヨリ洋々タル海中ノ人
トハナリヌ
蕃通第一ノ重鎮帰ラヌ
旅路ノ人トナリシハ惜シミテ
モ尚餘リアリ噫悲シイ
哉痛シイカナ

樂信瓦旦寫的森氏弔文1



哉痛シイカナ
惟フニ先生ハ渡臺以来
一身ヲ蕃界啓発ニ捧ゲ
臺灣ノ隅々マデ足跡
至ラザルナク或ハ蕃界深ク
生死ノ巷ニ出入シ蕃族ノ
研究蕃族史ノ著述ニ
没頭シ飽ク迄蕃人ヲ
平和手段ニ依リ撫育
善導シ忠良ナル帝
国ノ臣民タラシメンコトヲ
主眼トセラレシハ世人ノ
周ク知ル所ナリ

樂信瓦旦寫的森氏弔文2

的場合已超過80年以上。就現今的眼光，這件祭文已成為歷史文獻，是探索森氏與樂信·瓦旦家族跨世代友誼的歷史線索。為解答這一系列的問題，有必要從祭文的重新發現談起。

最近期，這件祭文重新被發現，是來自國立臺灣博物館因應百年館慶(2008)，為重新發掘臺灣博物館歷史，所製作的專題紀錄片「百年物語：追尋臺灣博物館日治時期研究者的足跡」。從臺博館創建的歷史而言，這項專題製作必然包含：森丑之助，原因是如日本昆蟲學家素木得一所言，戰前博物館所展示的蕃人民族誌標本，幾乎全是森氏一人所蒐集的；或者如考古學家宋文勳指出，戰前臺灣博物館可說是以森氏採集的資料為基礎所創立的。為此，這項專題製作訪問日臺兩地相關人士，重新發掘許多第一手珍貴資料，其中包含這件祭文，由森丑之助的曾孫森雅文(駒澤大學任教)所提供，是首次公開的史料。

針對這件祭文的書寫者「渡井三郎」，製作單位亦得知就是泰雅族人樂信·瓦旦(Losin Wadan、1899—1954)，並實地採訪樂信的子姪輩。在訪談之中，最有意義的是他們也首次知道、看到Losin所寫的祭文，但聽過森氏研究泰雅族之事；他們也提及當時日本人經常指派渡井三郎(樂信)，去協調泰雅族部落間發生的衝突，或解決困難的問題。至於與森氏的忘年友誼，家屬僅提及兩人年齡有差距(相差22歲)，終究無法說明他們的友誼如何而來。對於後代家屬而言，那幾乎是兩個世代之前的故事了，而且，兩人不同程度都因國家暴力而早逝，無法理解的事情也就更多了。幸好！森氏，這位熱情而勤奮不懈的人類學家，他留下豐富的文獻記錄，提供我們尋找解答的線索。

森丑之助與渡井三郎(樂信·瓦旦、Losin Wadan)父子兩代情誼

從相關史料顯示，森氏與渡井三郎(Losin)確實是忘年之交，而這樣的交情是來自森氏與Losin的父親瓦旦·阿目依(Wadan Amoi 或稱Wadan Shetu)之間的友誼。1917年 6月底，森丙牛在臺灣日日新報所發表的文章，證實、記錄他與Losin父子兩代的友誼。文中，森氏首先說明為文的動機，是收到一位生蕃醫學生、即Losin的來信。Losin的書信以流暢的日文書寫，讓森氏感動(日本)教育的力量，因此文章首先轉載Losin的書信，並介紹這位就讀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的「渡井三郎」。其中，Losin的書信內容主要說明：臺灣納入日本新版圖之後，他們(原住民族)有機會進入學校讀書，因此他先讀桃園小學校，而後進入醫學校就讀；其間受到師長懇切教導與對待，因此瞭解萬事萬物的道理與基礎知識，讓他不勝感激。為此，他希望努力完成學業之後，盡力期使蕃人等也蒙受皇恩。

臺灣日日新報

電報

●伊軍の攻擊參加

●佛軍第一線を奪取

●英獨の空中戰

●希國內閣の辭職

●白國方面の戰況

●希國內閣承認

●西國內閣會議決議

●郵便物の喪失

●鐵道借款契約問題

●李經義妥協を望む

●倪死刑處分の要求

●倪嗣仲の歸南

●李內閣組織難

●政務審査員

●不信任提案者

●東京株式氣配

●東京米相場

●政務調査會

●奢人をして皇恩に浴せしめん

▽健氣なる奢人智學生の希望

▽教えれば恵良の臣民となる

森丙一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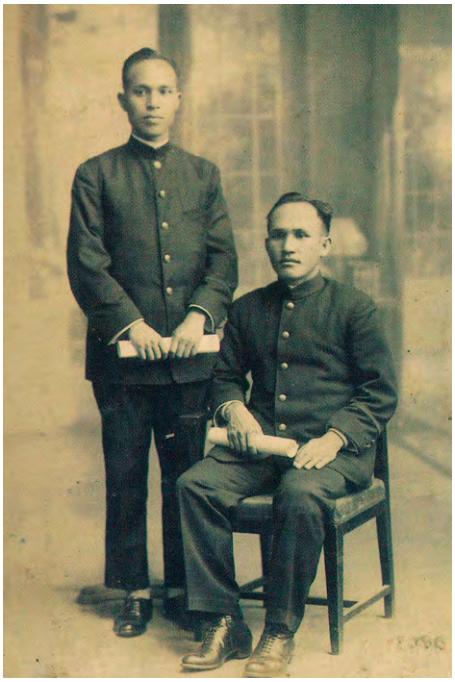
地方近事

一封書信串起森丑之助與樂信父子的情誼(渡井與森)

森氏即因Losin這樣的書信，開始回顧他認識Losin之父的年代，以及為拯救大豹社命運，不惜與殖民當局決裂的一段歷史。森氏言，他與渡井君有特殊的緣份，因渡井君是泰雅族大豹蕃頭目Wadan Amoi的長男，時年19，就讀醫學校一年級生；他幼名Losin Wadan，「渡井」(日語發音：Wada-i)是承襲父親名字Wadan，「三郎」是日本官員所給予的名字。他的父親，故Wadan Amoi是統率大豹社有勢力的頭目。當年(應指1903或1904年)，大豹蕃社抵抗官方隘勇線推進，雙方對戰激烈、屍橫遍野之際，森氏為拯救大豹社衰滅的悲運，單身冒險進入蕃社向頭目說理，試圖讓雙方理解彼此的主張；他認為這也是圖謀雙方永遠和平，所嘗試的積極計畫。然而，他的主張無法見容於地方官廳；為此，他在氣憤之下，不顧任何挽留，拋棄官方職務。其後三年間，斷絕社會聯繫、杳無信息，浪遊東部高山蕃地。其實，因當時森氏的努力未成功，大豹社最終淪於滅亡的命運，殘遺族人不得不流亡外地，加入大嵙崁前山蕃(角板山)，或轉入屈尺蕃(烏來)。

森氏進一步解釋，他這樣的冒險行動並非偶發，而是有久遠的根源。他追溯兩項重要的來源，首先是早期進入泰雅族蕃社調查，甚早認識Wadan Amoi。基本上，森氏於日本治臺之始(1895年9月)以陸軍通譯身分抵達臺灣，並隨即於翌年、1896年初首次進入泰雅族蕃地踏查之後，曾三次進入泰雅族大豹社；第一次在1896年(明治29)7月，其次是1899年(明治32)2月，而後在1904年(明治37)4月，其中有兩次與Wadan Amoi見面。而且，1900年間他長期在北部蕃地進行調查，主要是擔任人類學家鳥居龍藏的嚮導、兼土語和蕃語通譯，參與調查工作，踏遍各族群蕃社，歷經近一年的臺灣探險。1900年底探險旅行告一段落，因臺中廳知事及小西(成章)技師知遇，留任該廳拓殖課蕃務主任，讓他有機會推進更廣的研究。

在此，森氏所追溯的時代背景，正是日本治臺之初、臺灣蕃地處於安穩、平和的年代，原因是日本殖民當局以鎮壓平地漢人反抗為優先，對於原住民族採取安撫政策。當時森氏以18歲少年，研究調查知識薄弱，但充滿理想與求知好奇心，以泰雅族蕃社為起點，展開全島蕃社冒險踏查、學習之旅。如森氏在其他文章中所言：「當時，我為了自己的志趣。多次出入於生死之境，馳騁於白雲去來的蕃社群中。回想起來，不禁充滿幸福的



樂信醫專畢(林日龍TenuNokan先生提供)

森氏杜鵑—見證森丑之助的貢獻銘刻在臺灣這片土地。(范燕秋提供，攝於阿里山氣象站2015/3/20)

感覺。」(楊南郡譯註)也因此，森氏以過人的毅力，為期僅一年多，即精通各族語言，先後出版五種蕃族語集，成為早期臺灣總督府理蕃部門最佳蕃語用本。他前述文中所提及的鳥居龍藏、小西成章，則是引領他進入博物學不同領域的研究者。其中，因多次陪同鳥居龍藏進行人類學調查，從中學習田野調查方法和攝影技術，並經由鳥居氏引介，加入東京人類學會為會員。以及1901年前後，與林學和植物學專家小西成章同住官廳宿舍，學習植物學知識，並隨同前往山區調查森林植物分布，採集許多珍貴的高山植物標本，也發現許多植物新品種，這是臺灣高山植物不少學名冠上森氏(mori)的由來。

然而，森氏懷念的早期山林蕃地安穩年代，很快的消逝了。1901年，殖民當局鎮壓漢人武裝反抗勢力之後，隨即而來的是：與山區原住民族衝突的日益升高。尤其，日本資本家為爭奪北部山林資源，特別為發展樟腦製造業，侵奪山區泰雅族人原本的生存空間，雙方的敵意與利害衝突升高。而殖民當局為支持日資事業，則發動軍警以隘勇線逼壓，更引發泰雅族人的反抗行動。

森氏文中所追溯的第二項根源，即是面對這種時代的鉅變，開始尋求雙方和平共生之路。依據森氏文中所言，1900年在臺中廳遇到友人市川徹，正值他轉任桃園第三課長，兩人約定他日於大嵙崁蕃地再見。然而，當森氏再度北上，想進入大嵙崁蕃地，已經是大擾亂之後，一步也無法再踏入。不幸的是：市川氏也犧牲了；聽說他消失於蕃山露水的枯骨已被曝曬在Biyagai社(Gaogan蕃)的頭骨架上。1901年底，他因懷念市川氏，以及抱持對於被封鎖的大嵙崁蕃，圖謀解決的理想。正巧大豹蕃也面臨事變，他想藉機解決他們燃眉之急，進而接近大嵙崁蕃，因此從內山進入大豹社。當時是雙方大衝突之際，大豹社族人卻仍給他如同族人般的待遇；不是將他視為敵人，而是朋友懇切相待，並多少接納他的話語；歸途也未有危險，無事返回。當時，他察覺大豹社悲慘的前途，表示：假使不符合他們的志願，願奉獻生命努力來拯救。對於他的至誠，至今，該蕃社長者也仍然記得。

在文章最後，森氏以祝福Losin做為結語。他的用語是：「亡友瓦旦的遺子、渡井君！好久不見了，收到這封信的我，不禁感受你遺傳富於理智且勇敢的乃

父、堅毅而雄偉的精神，加上教育之力所鍛鍊出來的優秀情操。祈祝健康。成業。」誠如森氏在文中稱Losin為「親愛的生蕃出身的醫學生」，稱許Losin傳承父親的勇敢與智慧，表達對於他們父子的深厚情誼。綜合森氏這篇文章觀之，Losin之寫信給森氏，以及對於森氏亡故的祭文，都並非偶然之事。

當然，值得追問的是：為何Losin在1917年寫信給森氏？這個時間點是否有特殊的意義？可能的關連是1917年3月，森氏著作《臺灣蕃族志第一卷泰雅族篇》，由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出版、發行。由於該書結構完整、內容紮實，受日本學術界極大的矚目，也奠定森氏在臺灣蕃族研究的地位。當時就讀醫學校的Losin，理應知道這本書的出版；對於書中詳實記錄泰雅族群歷史與文化變遷，以及森氏以超越時代的眼光，看待原住民族的各種優點，也應有所體會與感受。Losin在此時寫信請教森氏，誠然是合理之事。

佐久間總督與泰雅族人合照，畫面做左方戴帽坐姿男子可能是森丑之助

樂信·瓦旦(Losin Wadan)對於森氏的悼念：

如前所述，1917年6月，森氏在報刊回顧與Losin父親Wadan Amoi的友誼，以及這段友誼所關涉的泰雅族大豹社危亡的歷史命運；對於Losin而言，閱讀森氏文章所喚起的，應不僅是對於森氏的敬意，還有更多對於父親及自我族群的歷史記憶。因此，1926年7月底，面對森氏的突然亡故，Losin所書寫的祭文，他如何理解森氏之死，以及如何悼念森氏，也更值得注意。

不過，1926年，距離1917年Losin與森氏以書文互動，又經過10年；當年的蕃人醫學生Losin、已然從醫學校畢業，並返回泰雅族部落行醫。甚且，依據當時臺灣總督府理蕃措施的設計，Losin返回部落行醫的另一面，是擔任日本殖民理蕃工作的中介，即溝通日警與族人之間的媒介角色。事實上，在森氏文章未提及的是：1908年Wadan Amoi以大嵙崁前山蕃總頭目身分，率領泰雅族人與日警激烈戰鬥，最終因族人死傷無數而被迫歸順；Wadan交出長子Losin做為人質，以換取族人的安全，唯一的條件是讓Losin受現代教育。自此，Losin成為日方刻意培養的人才，做為「以蕃治蕃」之用。1921年3月，Losin（渡井三郎)從醫學校畢業，又留在醫學校研究科研習半年；同年10月，返回泰雅族部落，開始從事山區醫療工作；1923年起，擔任部落公醫，先後駐守高岡、角板山、象鼻、尖石等地。同時，Losin必須執行另一項有挑戰的工作，是勸導族人繳納部落槍枝。

1926年2月，泰雅族角板山兩個部族發生飢荒，殖民當局欲趁機沒收其部落槍枝。Losin在同族親友支持之下，積極勸說部落繳出槍枝；但有族人批評他「站在日本人立場而苛待同族」，威脅取去他的首級。其後，歷經近半年時間，Losin終究協助日警，完成部落槍枝收繳工作。依據Losin事後的說明，他面對族人的嚴厲質疑，仍堅持立場的理由，是希望化解部落之間的仇敵關係，使族群內部和平相處；並改變族人爭奪獵場的習慣。他認為：唯有如此，族人才能享有文明進步的生活。如前所述，在1917年Losin寫給森氏的信件之中，可見他早已持有如此的觀點—讓族人享有文明的生活。

同樣在1926年中，7月初森氏搭乘前往日本的輪船，並於船上突然投海身亡；7月31日，臺灣的報紙刊登他投海自盡的消息，標題為「蕃通第一人森丙牛氏之死。從笠戶丸躍入大海自盡」，說明他投海自殺的過程，但言：自殺原因不明。其後，森氏喪禮於8月4日下午舉行，參加他的喪禮者多達三百餘人，其中不少是殖民政府理蕃部門官員。不過，Losin並未參加，僅送出為森氏所書寫的祭文；最可能的原因是Losin仍專注於勸導部落族人繳交槍枝。而他為森氏所書寫的祭文內容如下：

（接續前引文）……蕃通第一重鎮的您，成為不歸的旅人，是多麼可惜，而且令人悲痛！老師渡臺以來，將自身奉獻給蕃界之啟發。足跡遍及臺灣各處，無所不至。或者出生入死，投入蕃族研究、蕃族史著述。對於蕃人徹底採取和平方法，撫育善導，著眼於使蕃人成為帝國臣民，這是世人周知之事。

見到蕃人就像自己的小孩一樣的愛護，老師經常說「我的朋友是泰雅族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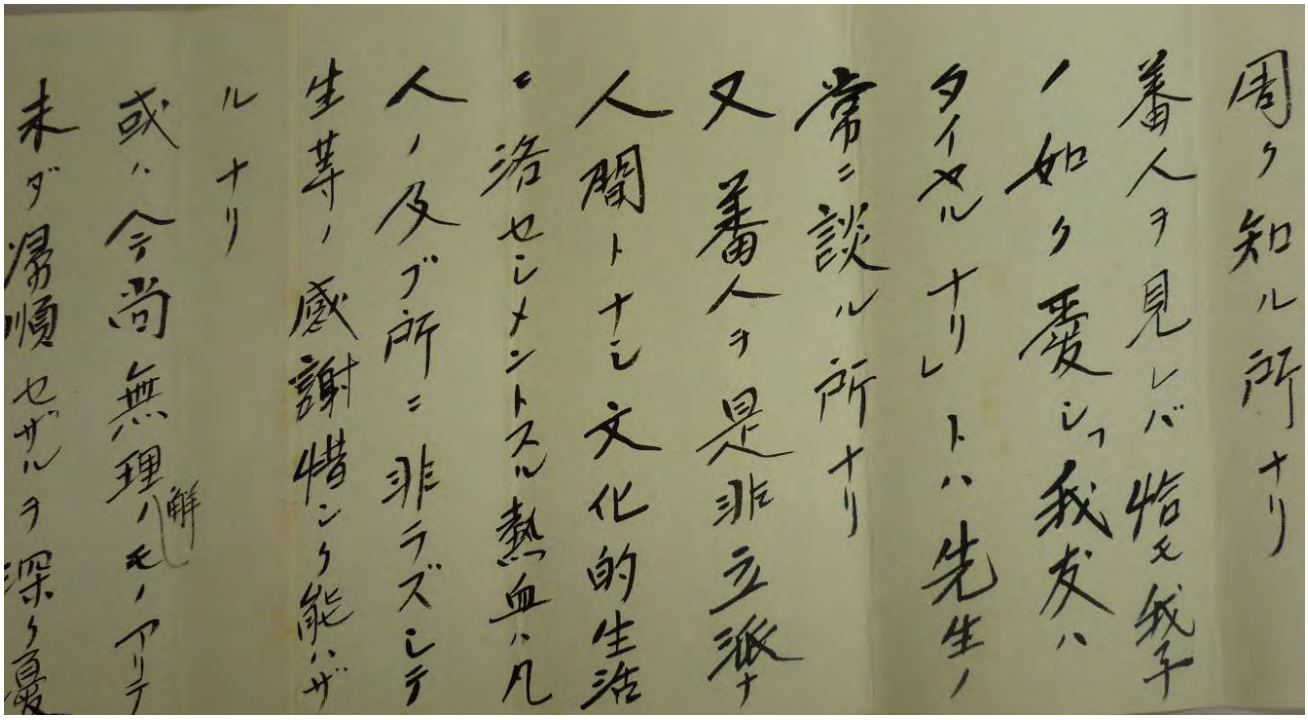
又對於蕃人，無論如何都想給予做為優秀人類的文化生活，這樣的熱血非凡人所能及。生等實不勝感謝。或者至今尚有人無法理解，深切憂慮尚未歸順。只管進行啟導計畫，雖力求各方理解，卻不得其意。使您非常沮喪，而且蕃族史的大志也落空的、伴隨您到他界去了。以三十年間如此的熱血，垂厚愛於蕃人，最終為我族而終結生命。

生等一想到老師生前深厚的恩情關愛，幾乎肝腸寸斷，豈能不哀傷啊！嗚呼！樹欲靜而風不止！雖想報恩，老師已不在世上了。悲哉！以言詞而無法表達心意。生等敬仰尊靈，奉持微哀，啟發同族，覺悟回報大志於萬分之一。勇猛精進，努力使理蕃事業終有美滿成果。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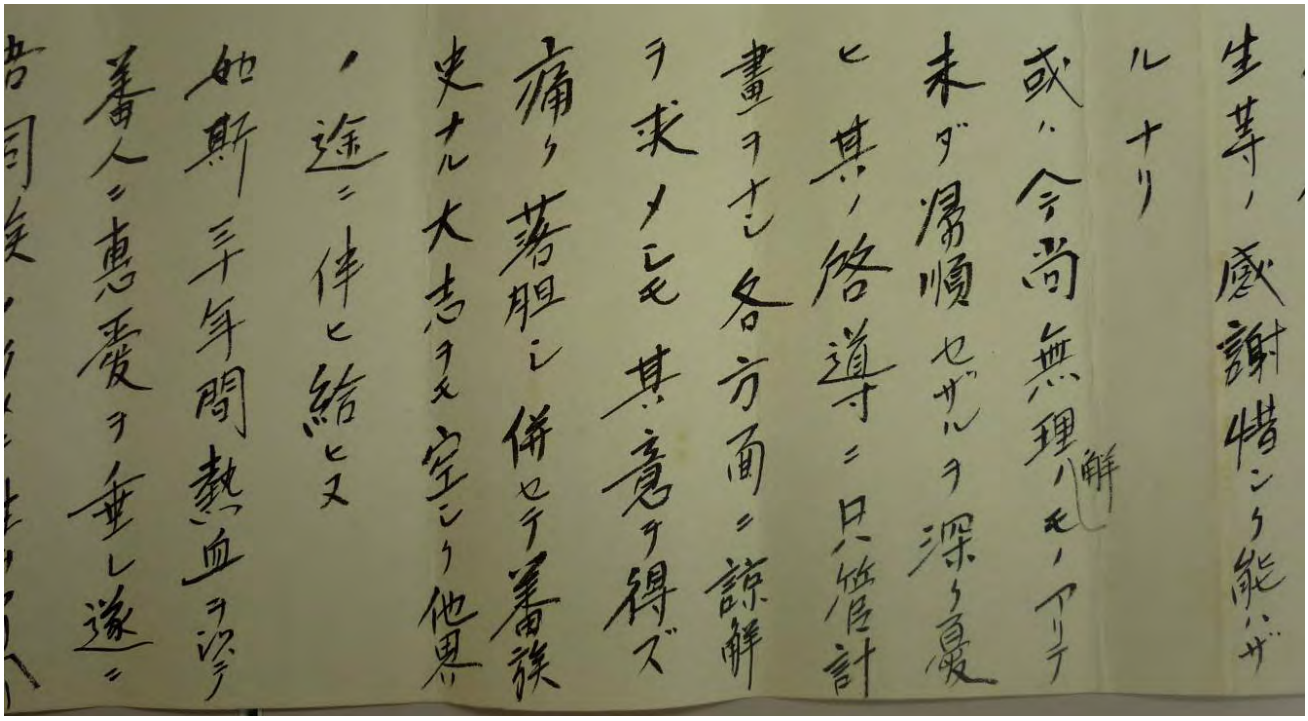
以上，Losin所寫的祭文層次論點清晰，第一部分是蓋棺論定的方式，指出森氏在蕃族研究與啟發的卓越貢獻，包括學術實踐的重要觀點，即：「對於蕃人徹底採取和平方法，撫育善導」。其次，申論森氏對於泰雅族或蕃族的關愛，特別是熱忱的「想給予做為優秀人類的文化生活」；然而，最終也因此「為我族而終結生命」。換言之，在Losin的認知，森氏是為原住民族而自盡的。最後一部分，則以哀悼、懷念森氏之餘，決心以「啟發同族」來回報森氏的恩情。

就如祭文之中，Losin是以「先生」、即「老師」一詞稱呼森丑之助，其意義應不是年齡、輩分的層次，而是從森氏的學術實踐與志業獲得啟發，因而承繼及實踐其的理念和理想。其實，回歸Losin原住民菁英的主體立場，他祭悼森氏的書文內容，相當程度亦反射他個人的價值信念。或者說，森氏雖是做為殖民者的日本人，但不僅超越殖民的界線，也有超越時代的卓越識見，因此Losin與森氏能產生一種時代性的共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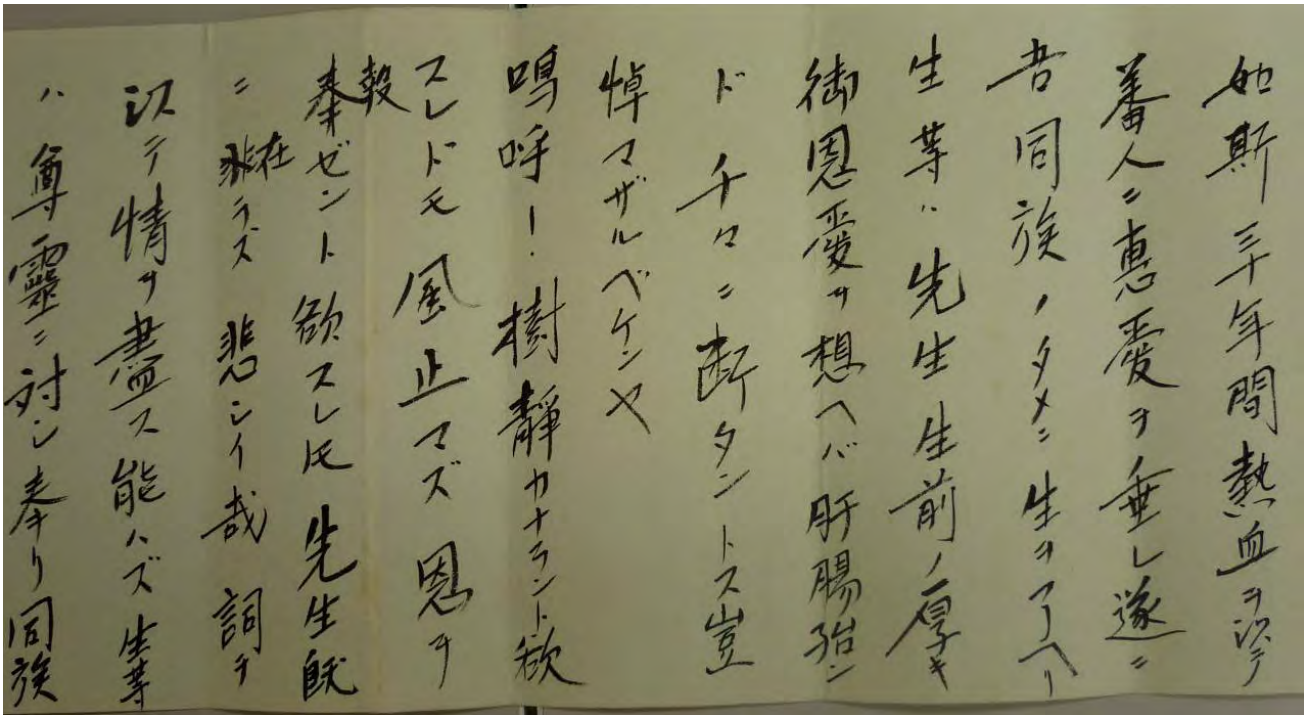
Losin的祭文另一重要觀點是：森氏為蕃族而終結生命，為何他如此斷言？這是從當時日本人所發表的文章去推斷，或者從森氏文章提及的，他「願奉獻生命努力來拯救大豹社」？依據楊南郡的研究，他引用與森氏有多年交情的宮川次郎（拓殖通信社駐臺北特派員）所發表的文章，詳細分析逼使森氏自殺的原因，是為了試圖解救布農族「施武郡蕃」，避免他們一直被官方圍剿的慘境。亦即森氏在 1917年發行《臺灣蕃族志》第一卷，準備出版第二卷布農族篇之時，發生布農族大分社抗日事件。森氏為了讓抗日



樂信瓦旦寫的森氏弔文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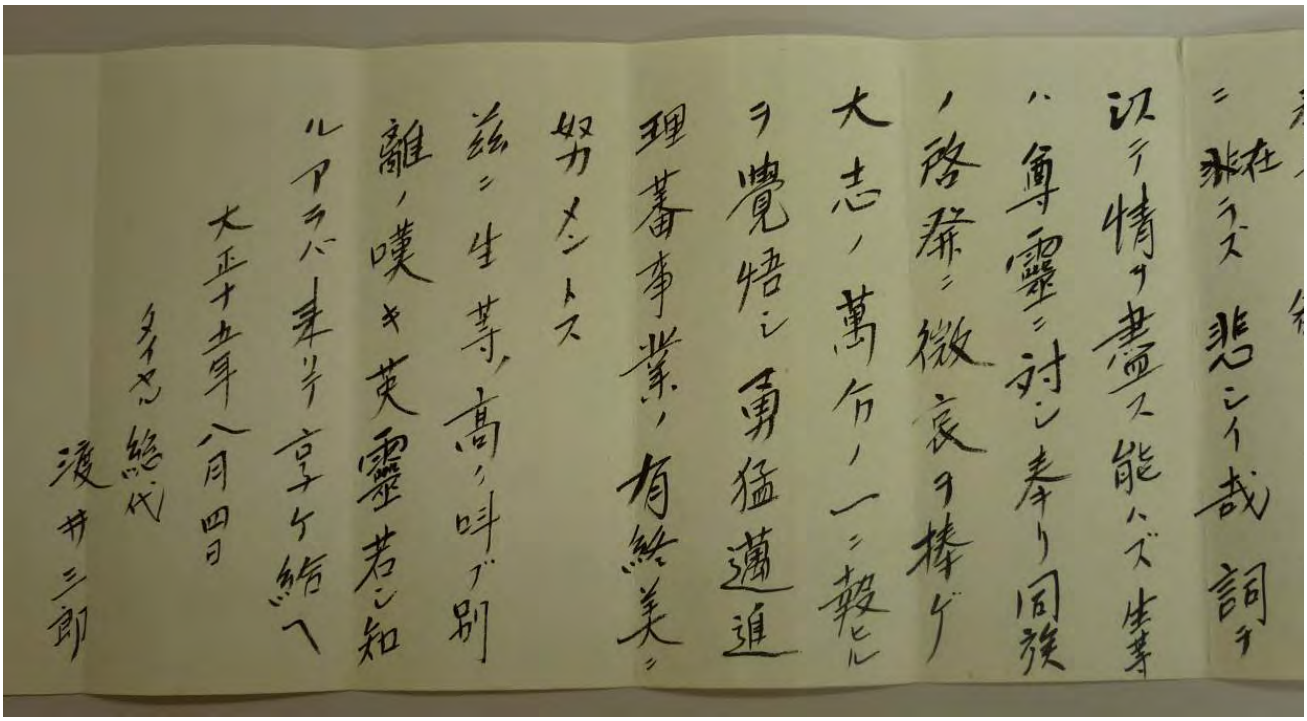


樂信瓦旦寫的森氏弔文4



如斯三年間熱血ヲ注ギ
蕃人ニ恵愛ヲ垂レ遂ニ
吾同族ノタメニ生ヲアラヘリ
生等ハ先生生前ノ厚キ
御恩愛ヲ想ヘバ肝腸殆ン
ド千々ニ断タントス豈
悼マザルベケンヤ
嗚呼！樹静カナラント欲
スレドモ風止マズ恩ヲ
報
奉ゼント欲スレドモ先生既
ニ在ラズ悲シイ哉詞ヲ
以テ情ヲ盡ス能ハズ生等
ハ尊靈ニ対シ奉リ同族

樂信瓦旦寫的森氏弔文5



ニ在ラズ悲シイ哉詞ヲ
以テ情ヲ盡ス能ハズ生等
ハ尊靈ニ対シ奉リ同族
ノ啓発ニ微衷ヲ捧ゲ
大志ノ萬分ノ一ニ報ヒル
ヲ覺悟シ勇猛邁進
理蕃事業ノ有終ノ美ヲ
努メントス
茲ニ生等ノ高ノ叫ブ別
離ノ嘆キ英靈若シ知
ルアラバ来リテ享ケ給ヘ
大正十五年八月四日
タイヤル族代
渡井三郎

樂信瓦旦寫的森氏弔文6

的布農族人與殖民當局和解，他試圖創造雙贏的方式是設置東埔開發計畫，劃定一塊保留地，給予他們資金，從事造林與蕃產生產。為此，森氏試圖利用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所提供，共計三年、每年三千日元的資金，總計九千元。不過，由於大阪每日新聞社極為不贊同，他的計畫最後以失敗收場，也逼使他選擇自殺之路。

就宮川次郎發表相關文章的時間，分別為1926年6月、8月，Losin是否有機會閱讀這些文章，實不得而知。不過，即使Losin並未讀到宮川氏的文章，無論從森氏對於原住民族一貫的熱愛，或者1900年代曾對大豹社族人誓言；Losin就敢於斷言森氏「為我族而終結生命」。當然，我們也可以從森氏的朋友尾崎秀真相關談論獲得證實，即：

丙牛氏行事狂熱……不動用一兵半卒，不用犧牲人命，要靠他自己的方式，讓一生所奉獻的對象—深山蕃人同浴近代文明。目前……只剩盤據於玉山山麓的布農族「施武郡蕃」，仍在崇山峻嶺中恃險抗命。丙牛氏為了促使這些不屈服的蕃人歸順，再三前往高山遊說抗命的頭目。（引用楊南郡譯註）

結語：森丑之助對Losin的影響

本文討論的起始，乃是國立臺灣博物館最近期所發掘的泰雅族醫師樂信·瓦旦（Losin Wadan）為森丑之助之死所書寫的祭文。這件祭文史料，不僅是追索森氏與樂信·瓦旦父子兩個世代友誼的歷史線索，也是從原住民族主體的立場，重新理解森氏在臺灣原住民族研究的重要地位。換言之，這件祭文史料珍貴之處在於有別於多數日本人、臺灣漢人的立場或研究觀點，屬於原住民族主體的立場觀點；也是從原住民族的立場，證實森丑之助超越時代的識見與志業，以及他對於這位泰雅族醫師Losin Wadan的重大影響。

以個人對於泰雅族醫師樂信·瓦旦（Losin Wadan）的研究，儘管多年來累積各類相關史料，也有不少重要研究論點，得以重建這位泰雅族醫師從日治時期的政治養成、以至戰後從政的轉折過程；然而，對於他在日治時期理蕃工作的角色，仍存有不少有待釐清問題與疑點。此次，藉由本文探索Losin為森氏書寫祭文的背景，閱讀兩人往來的書信，終於解答個人多年來的疑惑。藉此，個人的理解是：由於森丑之助真誠的、為原住民奉獻終生的努力，深刻影響泰雅族醫師Losin Wadan致力於「啟發同族」，讓臺灣原住民族「同浴近代文明」。文末，個人特別感謝李子寧老師提供Losin書寫的祭文。李老師知道個人長期研究樂信·瓦旦，2011年臺博館發現這件祭文史料之後，他隨即將資料傳給我參考。在此，謹致謝忱。